

聊斋闲品

菜市场情结

❖于 杭

一个城市可以没有大会堂或大剧院，却不会没有菜市场。也许，菜市场里所弥漫的“底层”生活气息正是一个城市的烟火味儿。所以，菜市场也许是离生活最近的地方。

记得马未都曾有 一篇文章《菜市场里的人情》，文中讲到“菜市场对我的诱惑不是菜，也不是肉，而是浓浓的人情”。而且马老从菜市场生人、熟人之间的寒暄，总结出了“亲人要生，熟人要亲，生人要熟”的交际规律，可谓“菜市场”哲学的一大发现。这也许只有逛逛菜市场才能有此收获吧。

菜市场里有“三多”，光头百姓多、老年人多、家庭主妇多，同样也有“三少”，大人物大款少、明星少、年轻人少。这“三多”“三少”之间，隔着的却是一大段的生活距离，去得多的自然是在家做饭的机会多，去得少当然是没空或不需要做饭的人群了。

然而，在“三多”“三少”之中如果出现“异类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比如明星之中，有九龙城“皇帝”之誉、大名鼎鼎的周润发，却是常逛菜市场的一个。九龙城是香港繁华的老城区，发哥却经常骑自行车去买菜，常常在菜市场里被粉丝偶遇，每次至少要花上半小时与粉丝合影。可以说发哥去菜市场的“机会成本”比老百姓高得多，他却乐此不疲。导演庄文强为此说“这样的明星，从过去到现在都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周润发”。这样的评价没有华丽的溢美之词，却是对发哥“三观”最好的解读。

明星演员这份职业，要么光环耀眼，要么一落千丈，最容易让人迷失，而常逛菜市场的发哥，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乐此不疲。穿越菜市场的发仔，一路光环，一路掌声，尽管膝下无子女，与太太相守三十多年，却无一点绯闻。这种人淡如菊的背后，是周润发对生活深沉的热爱。这其中，也许就是五味杂陈人声喧嚣的菜市场对他一种格外的“加持”。

既享受了荧光灯下鲜花掌声和红地毯的光彩，又习惯了菜市场熙熙攘攘的生活腥膻之味，这样的反差也许就是人生的不同侧面。在生活强烈反差之中能翻过来，又能覆过去，才叫成功，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。难道不是吗？

同样名满天下的二月河先生，生前手提菜篮的身影，在南阳的街巷也是一道生动的风景。尽管如今风景已成背影，他那敦厚亲切的身影却仍旧活在人们心中。他那皇皇巨著“落霞三部曲”里的“煎炸烹炒”的百味人生，离不开他逛菜市场的独特体验吧。

“君子远庖厨”，却不可以远离菜市场。远离了菜市场，你就错过了与人生百味交集的原始机会。不知柴米油盐贵，何谈琴棋诗酒茶？不去菜市场，何来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？不去菜市场，怎知“一粥一饭来之不易”？不去菜市场，岂不只有空谈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了？真的是，小小菜市场，百味大舞台！

不管是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不论是坐在主席台上，还是坐在写字桌前，常怀一种“菜市场”情结，也许会让你离生活近些，更近些。

灯下漫笔

水天之间

❖阿 若

别不在于长相身高外在表象，而在于思想的高低半位。眼前的江水舒展怀柔，如绸，如缎，如毯，轻轻地托住快艇，以及快艇上的人们。人们都穿着橙色的救生衣，像一团团火在水中燃烧。青山夹岸，仿佛锐角，成一种撕裂的形态向后飞奔，绵延不已。

朋友范说，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。前一阵子，岸边的油菜花竞相怒放，灿然如金，蜂飞蝶舞，香气四溢，田野放彩。朋友范眼带黄金甲，满是替我们惋惜的样子。好心自不必说，我则释然，花开花谢自然法则，早一步，晚一步是人生常态，鲜有那么多的恰巧、正当、刚刚好。遗憾也是一种牵挂。阳光下的暗影快速移动，满幅水墨的韵味荡漾开来。大自然每一季、每一日、每一刻妍丽自在，无时不变，只待你的审美欣赏发现。遍野的油菜已然深绿，那些细长饱胀的菜荚满贮黑金的油菜籽。天光云影，丰收的日子指指即到。

河水清亮。天掉了进去，云也掉了进去，人也掉了进去，有些酒后醉意的样子，摇摇晃晃，不正经。水改变了我们曾有的正经。哦，一切都源于风的不正经。

河东风景迤邐。那尊“母亲石”经年沐风栉雨，临河而立，大肚孀然，发髻婉约，神情远眺。是在情情水

天，还是望夫盼归？思念是一种爱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深层的憋屈的痛。那种永恒经典的姿势，倒是让人潮涌心热。

一列呼啸的列车，牵起了我久远的思绪。这条很早年代修建的铁路，沿着河西蜿蜒，隐忍成攀爬岁月的阶梯。我一直在爬这座阶梯，上上下下，来来回回，经年不倦。犹记懵懂岁月，裹着小脚的奶奶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牵着幼小的我，歇歇停停，停停歇歇，步行七八里来看铁路和火车。奶奶没有见过火车，我也没见过。它总是像条长龙一般，呼啸而去，留下我们祖孙俩怔在原地，落寞的眼神追随着落寞的风。无碍的天字下，瞳孔间的希冀白云一般缥缈。青春无羁的年纪，我顺着这条铁路北上外出，停泊异乡。握在手里的，常常是一张张南来北往的车票，上面没有奶奶的名字。奶奶随风去了。我忧伤地知道她没有返程的车票，她永远也不会返程。不知她有没有追上那列奔跑的列车，好好地看它一眼，了却心中的遗憾。掌中余温犹存，它一直在我心里升腾，无有止境。

沿河逆上文江、双峰、归德等地，恍如逆行在记忆的时空里。小时候父母带我走路赶集，不惜起早，不惜贪黑，踉踉跄跄几十里地，就为父亲母亲卖了蔬菜水果等农作物后，给我

买根油条，或者吃碗兔子面，吃一粒看见就流口水的糖果。三者同时实现的概率几乎为零，其中之一就不错了。那时，我最怕的就是下雨，河水涨起来淹了路、淹了桥，淹了渡口，就赶不了集，得失望惆怅好一阵子。想想那时，母亲爱我，父亲亦爱我。精神的东西，有时比物质更让人留恋。弹指一挥间，40年。

后来我去了沈从文的故乡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奔着凤凰古城的那条沱江河去的。我没有去沈从文故居，我蹲在沱江河边，看河水奔流，看靓丽女子在河边浣衣。桥上行人拥挤，你来我往。刚下过暴雨不久，河水还有些混浊发黄。谁又能说清楚是沱江河水滋养了沈从文，还是沈从文滋养了家乡的这条河流？若作比较，它和我家乡的那条沱江河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每一个人都都有自己的精神向度，每一条河流亦然。

眼前热闹起来。快艇徐徐在甘露渡口靠岸。岸边人声鼎沸，是一户人家在为老人八十大寿摆宴。圆桌排排列列，如人生的算式。桌布喜庆鲜红，宛如一朵朵娇艳欲滴的红花。花开为谁？

悲怆感袭来。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。人生过隙，岁月摇曳如艇。

这条河，一直在我生命里流着，忧伤缠绵地流着。

新书架

《玉孤志》：一首关于玉的长诗

❖赵 娜

“中国，玉庇之国。玉荫下得尽人间好处。”“那写下来的真的无疑可信？水土改了语音，战火毁了文牍。弦歌之情难久，书诗之志不长，唯天赐玉律将信约牢牢匡护。”这是一部以玉学、玉史和玉神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中国史的寓言。这是一首关于玉的长诗，有12429行，其规模，作为长诗当代少有。作者托诗人王胜之笔，跨千万年时间，行走在互相颠倒映射的人间与地狱，借玉学、玉史和玉神的叙述方式，贯通上下左右、人间东西的隔绝，重启对天地人关系的讨论，于新旧交替的

当今，为苦难的旧叙事落幕，为新人新事的登场开锣。

作者张广天为多部电影和戏剧作曲，又编剧导演诸多舞台剧，如《切·格瓦拉》《圣人孔子》《野草尖叫蓝殿广》等。出版书籍有《板歌》《手珠记》《妹方》《既生魄》和《南荣家的越》。他系统地承继和贯穿自孔孟以来的思想成就，由汉代经学到宋代理学、事功学，经明清心学，发展为内学。此内学提倡向心求知的学习路径，探索古典信仰传统在当今的新机缘。其思想深具原创性和体系性，可概括为“心学为体，诸学为用”。

了，叶子已呈暗褐色，而花儿还是热闹地开着，但这热闹似民国时的大上海，繁荣中透出一股衰败气息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是喜欢它们在秋来时热烈而奔放的心态，没有叶的陪伴，它们的花色倒更显出孤绝冷艳来。

曾经被一些无用的情思缠绕得夜不成寐，心乱成春天漫山遍野随意开放的花，疯长成夏日铺天盖地的瓜蔓。秋风起，凉意来，我似是被扔进了秋收之后的田野里，空茫茫望着肃然的天地，心头猛一激灵，似是醍醐灌顶般通透了不少，似似秋水般澄澈了，似秋野般成熟了，似秋空般明净了。啊，这种境界也不错，少了春天样乱红飞过，夏天样热烈轻狂，秋天的沉郁默然才是中年女人的正常状态。

走过春的轻薄夏的狂热，秋天是这样的：该收的收吧，该落的落吧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无挂无碍，倒也是无“碍”一身轻了。

天凉好个秋！

人与自然

天凉好个秋

❖陈玉峰

蝻蝻的鸣唱，时断时续。

夜凉如水，你睡了，花不睡，月不睡，秋虫也不能睡。哦，天凉好个秋！

一点小感冒，缠绵着不肯离去，让人好生气恼，索性不去管它，趁着雨后微晴，去望花湖走一遭吧。

夕阳已开始在天边作画了，红色的黄色的颜料在灰的云黑的云边任意涂抹勾勒，天马上变成了一幅油画，色彩浓烈，画风狂野。湖边长堤正有人走过，天就成了他的背景，此时的人最是迷人，一个黑的轮廓，清晰又神秘，任你发挥想象吧。我把女儿也放进这画风里去，她如夜的精灵。

秋天的夜空高而远，凉而净，月



秋熟图(国画) 周 霞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真这样吗？不尽然。秋风渐起，秋雨频落，秋意已浓，有点凉意有点凄清有点哀愁有点落寞，而我分明在此况味中嗅到了另一种趣味。

潘河里今年种了荷花。入秋之后，红藕香残，杂乱却又似有章法，是李商隐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情景了，他写此诗时，也是中年之后了吧？

“人闲桂花落”。公园里本已花事零落，桂花却赶了上来，在硬绿的叶片与枝丫间，吐出一簇簇一粒粒鹅黄或金黄的星形小花。对桂花表示极大兴趣的人并不很多，他们最多一句：哦，桂花开了！也就忙自己的事去了。我知道桂花的花期很短，所以在它繁盛时总想多看几眼。为了不辜负它短暂的花期，有一晚，甚至在花儿睡熟之后，我独自去了公园。

秋露已重，凉湿的空气里掺着桂花的花香。苏轼的一句“只恐夜深睡去”正好合了我此时的心境，我没有“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但此时月色尚好，无须高烛，花也是不忍睡去的。

眼珠子嵌在一堆皱皮中，像某种爬行动物。她说的话越来越少，摇头时松弛的肌肉也跟着一起抽一抽，她的威严不但没有随着衰老减退，反而在一种迟缓的行动中显得更加坚定牢固，不可动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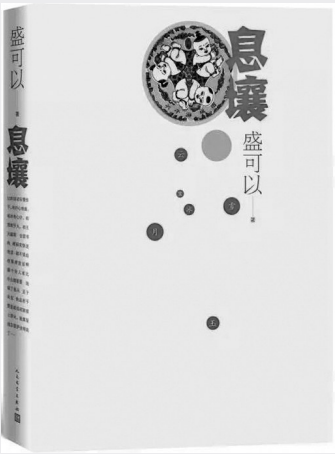
吴爱香努力忘记在杂货铺干的那件事——准确地说，是忘记肉体在那件事上的记忆，那时她是被肉体包裹的，它挟裹她，她是肉体的奴隶。然而，忘记不过是一种欲望，它比没发生之前更具体，更真实，因而更受折磨。它打开了另一条感觉通道，那通道离她那么近，不过是五里路的距离。但她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在与戚念慈气喘声相闻的夜晚，她甚至害怕夜里做与那男人有关的梦。

她不知道是什么在压迫自己，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敢搬出戚念慈的房间，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再找一个男人——在她的意识里，她似乎是赞同戚念慈的，照戚念慈这个模板活才是对的——是她自己协助婆婆牢牢地控制着她自己的肉体——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。

她将两手揣在腰围兜口袋里，站在阶基上望向田野，算作休息。此后半辈子，她没有再和任何男人一起使用自己的肉体。她也越来越感觉不到它，它在变得淡薄与微弱，最终气若游丝，这时候她被头巾裹住的头发已经花白。

有人认为婆媳情深，戚念慈一死，她失去了精神支柱，整个人垮掉了；有人说是过于兴奋的刺激导致神经错乱，每天低着头认真地剪纸片，其他什么都不管。赖美丽出事的时候，吴爱香已经不识得人了。她只淡淡地看了一眼赖美丽，接着剪手里的纸片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偶尔听得清一些句子，莫到街上去了。莫去敲杂货铺子的门，她拿着扫把屋前屋后扫了又扫。

她时常拉着初秀，问她是谁家的孩子，初秀总是回答她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她便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电视机成天开着，睡觉也不停。她有时候接听电话，有时铃声响她就用被子蒙住头。大家都知道，戚念慈死后不久，吴爱香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医院取环，我



也搞不得蛮久了，到底还是不想做了鬼还带着那个东西，无论如何要取出来。

那天，初云初月初冰一行四人，收拾得干净整洁踏上去医院的长堤，就当是陪母亲做一次春游。

天空万里无云。河边垂柳像雨帘微微漾动。燕子掠过水面。吴

爱香裹着浅蓝色头巾，一身藏青襟短衣，双手背在后面，露出罕有的笑容，一路喃喃自语，自问自答。

还是那个鸡棚似的医院，老梧桐被砍了，空地方盖了一栋五层高的医务楼。医务室的日光灯照着雪白的墙壁，像太平间。那个曾经跟吴爱香谈性生活的男医生不见了，替代他的是一个脖颈尚无皱纹的女医生，态度亲切，因为她的母亲也戴过钢圈，只是掉了都不知道，意外怀了她。

可以说这是一场医疗事故。我妈后来吃草药也没能把我打下来，她说这些时自己哈哈大笑，并且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会诊。上环后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要定期来医院检查。女医生一边开B超检测单，一边悠悠地说：“上环有个患者子宫穿孔，从我们这儿转到大医院去了。”

“你查过环吗？”初云问初冰。“没有。我在市医院上的环，做得很好，医生是我干娘的表妹。”

“有亲戚在医院，怎么还真戴那东西，我们村支书的儿媳妇

连结扎都是假的。”

“村支书的儿媳妇为什么可以假结扎哩？”初月问了一句。

“这就是村支书的能耐。”初云回答，“谁不想躲过这一刀呢。”

“我倒是无所谓。”初月说。也没多疼啊。

“你可别这么说。”初冰打断她。初玉听到会骂人的，她肯定要跟你讲一通身体啊权利啊什么的。想一想，我觉得她说得也对，可我们没办法，对吧。女人长了个子宫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现在只想阅燕、初秀她们不必像我们一样，初云挽起母亲的手臂，打算带她去做B超检查。母亲正盯着墙壁上的彩色图画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初云问道。

“图画看上去像一个动物脑袋，耳朵横向张开，仿佛正张嘴大笑。长在你们身体里的。”女医生回答。也是女人最麻烦的部分。

“是肺。”初月说。

“是胃。”初冰说。

“是子宫。”女医生依然很亲

切，她站到画前，和风细雨地讲解起来，看这个子宫口，这一段是子宫颈，这是卵巢，这是输卵管。这一块空地就是子宫。胎儿在这里发育，也是放节育环的地方。

母女四人凑到一块，像一群听到异响的鸡，伸长脖子静止不动，似乎在思考应对措施。

“那东西原来这个样子的啊。”初冰摸着小腹，呼出一口气来。

像朵喇叭花，初月对花有研究，也像鸡冠子花。

初云没说话，她没法想象那是她身体里的东西，孩子是从这一丁点地方长大的。她的视线停在输卵管的位置，思绪万千。

“这个输卵管切断以后，卵子会到哪儿去？”初月问出了初云心里的問題。

卵子遇不到精子的话，过两三天就会衰亡，溶解，被组织吸收，医生回答。

女人们似懂非懂，慢慢走出医务室，好像感觉身体里堆满了卵子的尸体，脚步滞重。



半窗月影无俗气
几枝幽兰生清香(书法) 高耀东

诗路放歌

❖早布布

我捡到一枚月亮

野菊开着的路旁
我捡到一枚月亮，我将这明亮的纽扣
缝制在胸襟
举头，低头便可瞧见我的故乡
青山踊跃兽脊，与夜，与窗
落日翻滚入大江，与夜，与窗

秋风里，它还捎来母亲的期盼
潺潺的泪珠儿，打湿
我的脸庞
月亮啊，月亮
莫非你是母亲为孩子准备的明灯
照见乡愁与团圆

栀子

每朵花都像是我的闺蜜
栀子也不例外
窗前或村舍旁相遇即是前缘再续
一样的乡音说着滚烫的话语：
六月水稻的长势
石榴花及家里亲人的趣事

她们永远芳芳洁白
怀玉其璧
虽然，我容颜泛黄
她们同样喊我：栀子
我也这样喊着
一些进城务工的姐妹、嫂嫂、婶婶

梅

向晚，月影斜横，佳人有约
黎明，裹着冰雪之痕的斗篷蹒跚而行
她会结梅子
这个结局，让我想起宋代那个隐逸者
写诗作画，唯她不要
鹤是子，梅子该是么妹

仙人掌花

不适合开花
琵琶曲里有小情绪下面埋伏
剑走偏锋时，偏又抛出鹅黄的绢帕
娇滴滴可逞英雄泪
女孩儿家的心事终究难猜

仙家也不例外